

再・見

文 / 吳雅汝 花蓮慈濟醫院一般醫學內科主治醫師

他是一位石頭雕刻藝術家，最需要的是一雙精巧的手和那一雙洞悉石頭靈性的雙眼，但在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，卻是這麼開頭的：「沈先生，四十三歲男性，糖尿病沒有好好控制，來醫院的主訴為，左眼在一天之內失明。」我的住院醫師報告的精簡扼要，抓住了我們鑑別診斷的重點，因為這迅速而確實的形容，更襯托出日後我認識這個人不同面向的訝異。

當天早上，病人來到我們院內急診，馬上就請眼科醫師協助，診斷出細菌性眼內膜炎，由於進而發現多處的肝、腎、肺膿瘍，因此轉收內科作後續治療。使用抗生素治療的情況下，感染的症狀已受到控制，但是有些傷害卻無可避免，左眼失明和疼痛，讓我們在治療上格外需要和眼科醫師合作。隨著病情告知，沈先生越發了解視力恢復有限，也逐漸從沮喪當中慢慢恢復。在指導住院醫師和醫學生時，我們引導學生去思考視力不良會造成什麼困擾，間接的讓他們能勉強感受些病人的不適。

「沈大哥，你作什麼工作的？」

「喔，我是雕刻石頭的。」

「那你未來可能工作會受到一點影響唷。」

「……」一陣沉默，讓我們先行而退。

又過了幾天，當我自己去看看他時，主動跟他再聊起了雕刻這件事，這才發現，他是在雕刻大型的藝術品，聊到他曾經和那麼多漂亮的石頭在一起，眼睛都發光了起來，我就在他的描述下，似乎也能看到那些美麗的石頭。



但是拉回現實的下一秒，他：

「吳醫師，你知道我好痛苦嗎？」

「是因為未來不能工作嗎？」

「不是，在還沒生病之前，我走到外面，看到大大小小的石頭，自然就好像看到了栩栩如生的一樣物品，倘使我有刀，就可以馬上雕刻成那個我一看到就想要做的東西，像是一匹馬，一隻盤旋的蛇等等，可是我自從失去了左眼之後，我再也看不到這些東西了，我好像失去了某種天賦，腦袋裡再也沒有辦法跳出那個畫面，我再也看不到這些東西了。」

這次，換我無言的坐在他旁邊，想陪著他一起沮喪，卻說不出任何安慰的話，這樣的藝術家，多少都要有些天賦，而他靠的就是這雙眼睛。大部份我們詢問病人的失能，大概也僅止於平日的正常工作，照顧自己的能力，卻鮮少探問到生活品質，而他生動的描述他失去的東西，重新讓我審視自己看病人的角度。🌱

白袍省思

即便我自認為，能夠努力將「病」這件事情，回歸更多原汁原味到他們日常生活當中，帶領學生去了解疾病怎麼破壞他的生活能力，但是失去生活的能力之後，隨之影響到的是病人在社會和家庭以及他自己內心的定位，將截然不同，而這塊更細膩的著墨，並不是常常能夠達成。像沈先生這樣，願意將他失去的東西，再描述一次給我聽，其實我很是感謝，因為這將讓我永遠記得，人們因為病痛而失去的，遠比醫護人員了解的更多；無法每種病痛都親身經歷的去體會，我能作的，就是坐下來好好傾聽，只要我的病人或是家屬願意講，我都想聽，而他們知道我們醫者有時無能為力，卻仍然和我們分享的心意，讓人永遠珍惜。

「吳醫師，我又來報到了。」在門診，固定幾個月都能見上一面，沈先生回復了之前的開朗，也能好好控制血糖了，他回到了原本的工作，繼續雕刻，我總是提醒他要小心雙手使用，因為一隻眼睛的視差就有可能會發生危險，他笑了一下，「我還是再也看不到那些石頭的靈氣了，但是總算還是能摸摸它們，這樣我就已經很高興了。」旁邊的太太，在一旁附和叮嚀著，我目送他們離去，衷心的為他高興，能夠再度在人生出發。那一聲謝謝，我告訴自己，下一回，一定要跟他說。